

齊亞什柯 著

我們怎樣建立了 集體農莊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我們怎樣建立了集體農莊

齊亞什柯 著

桴鳥 藍 鳴汗 合譯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二年·瀋陽

編者的話

這本書原來的名字叫「庫班大地」，曾經用「我們怎樣走上了集體農莊」的名字在「東北中蘇友好」雜誌上連續刊載。爲了使更多的讀者都能看到它，商得東北中蘇友好協會的同意，我們印成了這本小冊子。

作者齊亞什柯，是蘇聯「伏羅希洛夫」集體農莊的創立人，二十多年來他一直是這個農莊的主席，這本書就是根據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寫成的。從這本書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後，蘇聯農民是怎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走向幸福的農業集體化、機械化的道路。把分散的各幹個的農民，組織起來走上集體化，不是簡單的事情，必需依靠黨的正確的堅強的領導，進行艱巨的工作，耐心的教育農民，克服小農經濟觀點，反對平均主義思想，警惕富農的破壞活動，防止急躁情緒，反對「左」的、右的思想傾向。「伏羅希洛夫」集體農莊的從無到有，從小到大，就是在堅持正確的鬥爭中，穩固的、一步步的發展壯大起來的。只有使農民真正看到、從心裏感覺到集體化的好處，自願的積極的組織起來，這樣的組織才是鞏固的。這是一個艱巨複雜的鬥爭過程，想用簡單的辦法達到這個目的，就要犯錯誤，也是不會成功的。

農業集體化使蘇聯農民永遠離開了窮困，過着富裕的、文化的生活。他們懂得了社會主

義祖國的利益和蘇聯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，所以當德國鬼子侵入蘇聯後，雖然他們的集體農莊已經被德國鬼子給徹底破壞了，他們的生活已經很艱苦，但是，他們還是用盡自己的力量，支援了保衛祖國的戰爭。戰後，他們又在政府的扶助下，從破磚爛瓦的一片焦土上，用自己的勞動，很快的把農莊恢復起來，發揮了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，創造了比戰前更美好的生活。

我們還可以看到，他們農業生產量的驚人的提高，大大的超過了美國農業生產水平，粉碎了美國帝國主義對蘇聯集體農莊的侮罵和破壞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，表現出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，表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。

「蘇聯農民的道路就是我國農民的道路。」蘇聯農民的經驗，對咱們中國農民來說，是非常寶貴的，因此這本書對我國農民，特別是對全體農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，可作為一本通俗的活的教材。它能幫助我們認清農村經濟發展道路的遠景，更加鼓舞我們搞好當前的互助合作運動，提高認識，滿懷信心的向着集體化的道路前進！

一九五二年十月

目錄

一	寫在前面.....	一
二	老路行不通了.....	二
三	別讓勝利衝昏頭腦.....	三
四	解決了一個基本問題.....	四
五	在鬭爭中前進.....	五
六	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起來了.....	六
七	「藍色防綫」.....	七
八	一張收據的意義.....	八
九	蘇聯人的品質.....	九
十	戰後的百萬財富.....	十
十一	美國利捷先生的算盤打錯了.....	十一

寫在前面

我親眼見過四次戰爭，從日俄戰爭（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）開始；參加了其中的三次戰爭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（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）、蘇聯國內戰爭（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）和偉大衛國戰爭（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）。

我在和平時期進行農業勞動。最初是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。從打組織起來以後，我就在「希望」共耕社（譯註一）（後來叫做「希望」農業勞動組合（譯註二），最後改爲「伏羅希洛夫」集體農莊）裏工作。我一直當這個農莊的主席，已經二十多年了。其中只間斷過兩次：一次是到共產主義高等農業學校去學習，另一次是參加了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。

有個打算，始終裝在我的腦子裏：我打算寫一寫自己的生活經歷、自己的集體農莊，寫一寫這個集體農莊怎樣在偉大的轉折年代誕生的，怎樣在戰前成長壯大，又怎樣在戰後從廢墟裏恢復起來。如今我有了機會實現這個打算了。

在這幾篇雜記裏，我不想敘述「伏羅希洛夫」集體農莊的全部歷史。我只把腦子裏記得最深刻的事情寫下來了。

一 老路行不通了

一八九七年我生在庫班區（譯註三）克里木村——我這一輩子就在這個村子裏過的。這個村子在克拉斯諾達爾市和諾沃羅西斯克市中間，與其說它靠近中心地帶，倒不如說它靠近海。這個村是在塞瓦斯托波爾戰役（一八五五年）之後出現的。當時克里木團的士兵們退了伍，在這裏領到一些地，並得到參加庫班哥薩克（譯註四）的資格。這樣，他們便成了本地第一批移民。

當時大家分得一樣多的地：每人七俄畝。大家的權利義務也相同。這樣生活條件也該一樣了。

可是逐漸他們的日子過的不一樣了。

富農們住的是寬敞的石頭房子，鐵房蓋。他們有大倉庫，裏面堆着各式各樣的家底，他們有滿滿騰騰的牲口圈，有養着肥膘馬的大馬棚。可是貧農們住的是土草窩棚，每家不見得能「櫬」一隻老母雞。

我小時候，常聽老頭們講我們村子最早成立時候的情景，那時一邊聽，一邊想：這是怎麼回事呢？起初來了一批叔叔大爺們，他們都領到一樣多的地，都蓋了一樣的房子；在花園裏種上櫻桃、李子、蘋果，都當上了家。爲什麼後來，魯佳和葛林柯有那麼多地，可是我爹

連一畝地也不「襯」了呢？爲什麼杜米舍夫腳上穿着漆皮馬靴，可是他的長工巴邊柯在下大雪天，還光着腳？我親眼見過，他把腳伸到老牛的尿潑子裏，借暖 and 氣。

那時候，我一點也不懂資本主義社會裏你死我活的道理，也不懂什麼農村的必然階級分化。十月革命以後，我才開了腦筋。

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時候，我在一個哥薩克騎兵隊裏當兵，在莫洛捷赤諾附近作戰。不久，我回到家鄉，參加了當時的赤衛隊，後來又正式參加了紅軍，當了戰士，跟白衛軍和土匪打過仗，跟叛徒馬斯拉克作過戰……。

多少年來槍桿沒離手。

後來，和平了。我打定了主意：資產階級打垮了，革命勝利了，該幹我這一輩子的老行了——耕地、下種、割莊稼。那時候我這樣想：我的問題是應該想辦法多囤點糧，多養幾頭牛羊，多飼弄幾匹好馬。

我就當起了家：領到三公頃地，買了一匹馬，一輛車，一付犁和一盤磨；錢不夠了，沒買牛。

我們全家起早貪黑一起幹活。吃不飽，睡不足，辛辛苦苦，一心想熬出個頭來，挺起腰板站穩腳跟。

可是總搞不出個名堂來。

富農們慢慢地不僅又把貧農們弄到手，連中農也沒躲過去。譬如，富農奧達邊柯搞起一

個農具租賃站，租給農民們播種機、割草機、打穀機等。有一次，我向他租用了一架播種機。租價是種一公頃地交一普特（合一六·三八公斤）麥子。我一天功夫趕種完了三公頃地。只用了一天機器，就交了三普特麥子的租金。奧達邊柯不算別的農具，只播種機就有四架。大家給他算算，這個吸血鬼靠剝削貧農和中農淨賺了多少錢？

另一個富農彼魯先柯比奧達邊柯更有辦法。他買了一架拖拉機，差不多剝削了我們全村的人。

蘇維埃政權分給貧農的地，漸漸通過租賃方式轉到富農手裏去。貧農波多利哥拉把地租給富農古沙克，自己給他去當長工。布登柯也這麼辦了。他差不多給富農魯佳扛了一輩子活，現在他把十月革命勝利後分得的三公頃地租給魯佳，自己給他當了長工。

當時，可不能說對貧農幫助不够。應該說幫助得很好。但是貧農總是搞不起家業來。記得，塔浪的事就使我十分驚奇。塔浪是貧農裏最窮的一個，農民互助團決定幫他的忙：給他買了一匹馬、一輛車、一套馬傢什，分給他一些種籽，還給他耕了地。什麼都照顧到了！……可是到了春天，一打聽：塔浪把馬賣了，因為沒東西餵牠！

我聽了，心裏真冒火。我想：這算怎麼回事？大家幫助了他，他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說來，互助團照顧這樣人真是白費事！……

我一邊尋思這件事，一邊走過我們村裏的果木園。這時候，葉羅申柯跟我的好朋友斯尼柯正坐在長板凳上說話。他喊我，第一聲，我都沒聽見。

關於葉羅申柯這個人需要交待幾句，因為不止我一個人受到了他的蘇聯共產黨的、黨性的影響。他是個地道的哥薩克人，是當時我們區裏唯一的農業公社（譯註五）的主席。他是個老黨員，在村裏很受尊敬，很有威信。他體貼人，是個出色的宣傳員。他把蘇聯共產黨的政策帶到農民羣衆中來。村裏的人，非常尊重他的話。

……葉羅申柯和斯尼柯在長板凳上湊近了一些。我也坐上去，搭起話來，講着塔浪賣馬的事。

葉羅申柯聽完了我的話，尋思了一會，然後說道：

「我覺得，這件事一點也不怨塔浪。你想，一個人只有三公頃地，他就能挖掉窮命根子？小農經濟是死路一條。從這裏找不出走向真正生活的門路。」

斯尼柯聽了不同意，他說：

「如果好好經營的話，三公頃地上，也能顯出本事來。」

葉羅申柯「好信」地問了他一句：

「斯尼柯，你有多少地？」

斯尼柯回答說：

「四公頃。」

葉羅申柯追問說：

「那麼你在這塊地上，顯出本事來了嗎？」

斯尼柯承認說：「沒有」。然後苦笑了一下接着說：「天天賣命，可是不見好處。顧頭顧不了尾，顧尾又顧不了頭……反正是離不開倒霉的日子啦！……」

葉羅申柯轉身問我：

「齊亞什柯，你好像是中農了，你的日子該好過些吧？」

我回答說，開頭和塔浪一樣，有一匹馬和最簡單的農具。可是我保住了，沒有賣掉最後一匹馬，也不向農民互助團叫苦，用自己的能力，想辦法餬口養家。所以說，事靠人爲呀！

葉羅申柯同意說：

「當然囉，好日子是自己創的。可是一個人使出全身力氣，苦一輩子，把命都搭出來了，只是爲了漂在水皮上，別沉下去，這能算是幸福嗎？是個人就得有個打算，追求美好的未來。你有這種打算嗎？」

葉羅申柯這句話，真像把尖刀刺在我的病處了。在那些日子裏，我自己也覺得鑽進了牛角尖，找不着出路。可是，這話我不想在葉羅申柯面前承認。我只說：我們從前爲美好的未來拚過命，那時是保衛蘇維埃政權，至於現在，國家政權已經是咱們的了，是工農的了，還有蘇聯共產黨領導咱們，那咱們就有前途。

葉羅申柯高興說：「對！那你就聽蘇聯共產黨的話吧。蘇聯共產黨用列寧的話告訴你說：小農經濟擺脫不了窮日子，假若咱們照舊單幹，那還是免不了死路一條，只有依靠共同的、合作互助的勞動，才能從牛角尖裏爬出來。」

斯尼柯插嘴問道：「葉羅申柯，那你說得怎麼辦呢？參加你的農業公社嗎？」

葉羅申柯用問話回答了問話：

「怎麼，你不願意嗎？」

斯尼柯一聲沒吭。我把話題接下去了，我說：公社裏有些玩意兒我喜歡，也有些玩意兒我不喜歡。

「打個比方吧？」葉羅申柯問我。

我回答說：

「我喜歡的是你們大家合夥種地，喜歡的是你們有機器，你們打的糧食多，你們不必爲明天操心。你們睡的香，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折磨你們。可是我呢：我擔心馬可別生病，我盤算從哪兒弄到點好種籽，什麼時候才能買部播種機。」

葉羅申柯聽了哈哈笑起來：

「對呀，我們睡得滿香。可是不喜歡什麼呢？」

我說：



葉羅申柯、齊亞什柯、斯尼柯在嚙客。

「我不喜歡你們……一樣的飯菜還得一塊吃。我這時候也許正好不餓，或者我想吃的飯菜，今天正好沒做……再比方，你到羅斯托夫城去了一趟，給大家帶回些布料。可是，也許我老婆的口味，和你的根本不對頭。也許她不願意用你買回來的布料作衣裳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葉羅申柯說：

「對。我們公社裏，也有好多婦女不滿意我挑選的花布……可是我告訴你，齊亞什柯，包子好吃不在摺上，花布問題是小事，問題在於你抓住了集體勞動的意義和好處。這就是關鍵。黨要農民從思想裏認識到的，正是這一點。勞動組合的美好前途，正是你們現在所缺少的東西。」談到這兒，我們就散了。

過了幾天，我又遇見了一個人，又談了一段話。情形是這樣的。

我到亞申柯家去串門。屋裏坐着一個水兵。仔細看了兩眼，原來是賽端柯！他是我們的鄉親，亞申柯的內弟。我過去知道他是個好樣的共產黨員，有學問，見過世面。原來他放幾天假回家來了。

我們問過好，互相談了一些新鮮事兒，話頭又轉到那件事上去了：關於勞動組合，關於單幹戶，關於本村發展的道路。

賽端柯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你們要記住，咱們鬧革命可不是爲了把果實交給富農呀，可不是教一切再回到舊制度去呀！」

亞申柯奇怪地說：

「這時還提舊制度幹什麼？一九一七年十月不就叫舊制度進棺材了嗎？舊制度一去不回頭了。」

賽端柯氣冲冲地說：

「你覺得是這樣，其實舊東西和新東西正在進行鬭爭，也許比國內戰爭時候還更殘酷呢。黨認為這樣：假如農村裏一切照舊，仍然以小農經濟為基礎，那麼富農早晚會佔上風的。」

我說：

「你也未免太怕富農了。鬼神不見得像畫的那樣可怕。」

賽端柯叫起來了：

「是嗎？不可怕？！那麼你認為奧達邊柯那個農具租賃站沒啥？！古沙克搞到了五十公頃地，米羅尼柯夫的十二個僱農，都沒啥？！」

我沒吱聲。我沒吱聲，因為我明白：賽端柯說的對，富農的威脅底確存在啊！

呆一會，賽端柯比較鎮靜地繼續說下去了：

「我說，單幹的老鄉們哪，假如你們還像過去那樣拖韁繩，那麼你們永久爬不出窮窩子，而且一定會落到富農的手掌心裏。黨看清了這一點，就給你們指出一條明路，成立集體農莊。還有什麼拖頭呢？就拿你們來說吧，亞申柯，還有你，齊亞什柯，挑上他十幾個合適的人，就登記成立集體農莊。事情都是這樣幹起來的……」

我從亞申柯家裏回去時，心裏亂如麻。新念頭在腦子裏，活像板子上釘的釘子。不管到哪兒去，幹什麼活兒，總在想着一件事：老路行不通了，前面無路可走了。必需開闢一條新路。可是有點提心吊膽……開路，可不是笑話！……

周圍的人都在議論着集體農莊的事。吵的嗓子都啞了。彼此幾乎都要動手了。分辨青紅皂白真不易，可是這一點倒看的分外清楚：就是在國內戰爭時，不大高興蘇維埃政權的人，現在又出頭反對共耕社了。

當然，中農裏面，甚至貧農裏面也有人反對集體化。從前的一個貧農，別巴洛夫，當我在他面前提起集體農莊四個字，他就氣得渾身發抖。他剛娶個老婆，老婆帶來了一堆好家底，有鐵瓦蓋的房子，所以他覺得，如果成立集體農莊，他這家底就都白瞎了。

我對他說：

「別巴洛夫，你擔什麼心？你單幹，非累死不可。參加共耕社絕對有前途。家還是你的家，鐵瓦蓋房還是你的鐵瓦蓋房，你自己也能出息像個人樣。」

我苦口婆心地勸說別巴洛夫，一心想吸收他參加發起人小組。可是後來一想：硬拉一個人參加集體農莊，沒有必要。集體農莊裏需要的是能瞭解互助勞動好處的人。強迫參加——沒什麼好處。

七月末的一天晚上，牲口從草地上回來了。老鄉們都吃飯去了，可是我和亞申柯沒空吃飯。我們兩個人，挨家挨戶走了一遭，召集大家開會作最後決定。

一共集合了十二個人。土地科派來了一位農學家。我們請他來講一講關於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各種組織工作問題。

談起共耕社來了。大家聽農學家講了一陣，互相交換了一下意見，便決定了：就這樣幹！明天我就和車納甫斯基到區政府去，登記我們名叫「希望」的共耕社。

這名字不是瞎起的。我們對共耕社抱了很大的希望。後來這些希望都實現了，說明了，我們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從舊邁向新的一步是多麼正確呀！

我們到區政府去了，全村都在張羅，說：亞申柯和齊亞什柯要成立集體農莊了！

當然，這事不能不遭到別人的譏笑。我在前面走，背後就有人喊：

「喂，齊亞什柯，你們是不是給大夥縫一床被蓋呀？」

說什麼一床被子，大家夥蓋，真是胡說八道。我們聽了也不往心裏去。我們心裏亮堂堂：正經人看集體農莊是好是壞，不是根據這些瞎話，而是看地種得怎樣，事業發展得如何。大夥決定要不失集體農莊的體面。

全村人訂着我們的一舉一動。我們看出這一點，就盡力不



有的人在背後指着齊亞什柯說怪話：「你們是不是給大夥縫一床被蓋呀？」

讓他丟臉。從古就認為：「好農夫，下地和回家決不讓別人看見」，就是說：起早貪黑的人才是真會當家的人。

我們就拿定主意這樣幹。秋天九月，到了播種的時候，我們全社的人，摸黑就下地了，七天沒回家。都是半夜裏回村去拉馬料。

我們那塊地，緊靠大道。秋天時節，老鄉們從樹林裏往家運木柴，每天都有人到我們頭上，卸下馬套，好像是要餵馬，其實自己坐下，想偷看看我們莊員們種地的情形。

我們幹的很像樣。就是最好挑刺的地主，他也找不出我們的毛病來。我們在地裏甚至立了樁子，比量直了，好使地壟翻的像綫拉的一般直。

老鄉在我們頭上坐上一會兒，看上一陣子，抽袋煙，就會一聲不響地、心裏盤算着，回家去。

「這個集體農莊裏幹的真不壞呀！沒話說，幹的不錯！」我們時常聽到別人這樣說。

這些話，肯定集體農莊會永久存在下去了！

過了一個時期，我們村子裏又成立了一個集體農莊。後來，成立集體農莊的浪潮越來越大，千年百代陳腐了的農民生活的地基，眼看就被沖垮了。



沒參加農莊的人們在偷偷地看莊員們種地的情形。他們說：「集體農莊幹的不壞呀！」